



■图片故事

贾平凹鼓励我“好好干！”

□魏锋 文/图

算起来，从上学到现在，我阅读最多的，就是贾平凹先生的作品。

第一次读贾平凹的作品，是1995年9月，我读高一。用每周积攒带的伙食费，买齐了雷达主编的《贾平凹文集》8卷本，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华散文珍藏本：贾平凹卷》，尤其他的散文作品，成为我精神的园地。从那时起，就默默地喜欢上了他。

高中期间，我偏科严重，数理化都不好，无奈之下选择上了文科。我所在的班也是当时学校最有名的“蜗牛班”，差生云集。全班104人，很多同学都是先上理科，后因学习压力大又转回文科的。学校的歧视和学习上的落差，让我很失落。而那段时间，陪伴在我枕边的就是贾平凹的散文集。

1999年3月，我在乡下中学做代理教师。记得当时买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散文集《我是农民：在乡下五年的记忆》，记忆最深刻的是贾平凹所说的一句话“作为人，既要享受快乐，也要享受苦难。”从那时起，心里无形中就激发起一种新的力量，我要在属于自己的土壤中辛勤耕耘。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2000年9月，我为所代课的初二（1）班学生买了1999年出版的《贾平凹散文随笔集》和《贾平凹绝妙小品文》。当时，作为一名语文代课老师和校团委书记，了解到学生最头痛的是写作文的问题。我还创办了全县第一个初级中学文学社——蒲谷文学社，推荐学生读的最多的也是贾平凹的散文作品。

2014年2月10日，我初次见到贾平凹先生本人。他没有一点架子，也不说普通话，而是用地道的商州口音与大家交流。当他走到英国罗宾·吉尔班克博士跟前时，与罗宾握手开玩笑：“罗宾，你看你的胡子，这么长时间都不刮？”罗宾做了个鬼脸，手指着胡须说：“齐白石的胡子比我这还长！”

那次我见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贾先生，您好！我叫魏锋，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然后把拟定出版的纪实作品集《春天里放飞梦想》给他审阅。贾先生翻阅后高兴地说：“好好干！”并为我题写了“前途似锦”的祝福。无奈时间有限，我和贾先生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作为一名贾平凹迷，能够专访贾先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一年前，我准备约访文学文苑中的陕西方阵作家群，开始撰写“文学陕西梦”系列的纪实作品，采访贾平凹成了我筹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

经多方沟通，2015年7月28日一大早，我收到贾先生的复信，确定了我的采访时间，我的心情也随之激动了起来。7月29日下午，贾平凹先生冒酷暑，带病在城南书房接受了我与文彦群的采访，时长一个多小时。采访结束前，我和贾先生谈起《春天里放飞梦想》的近况，贾先生再次为我这本小册子欣然题词“文运长久”。之前，受山东淄博“贾迷”、藏书友张振桐（求缺斋主人）以及张云龙老师等20多名文学友人的委托，请贾先生给多本“贾著”签名。遗憾的是，我准备好请贾先生给藏书《老生》签名的事却忘记了……

采访结束后，贾先生把我们送到电梯口，他的谦和、热情令我们难忘又感动……

“写作就是我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写作之外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因为人的一辈子干不了几件事情时间就过去了。”贾平凹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执着，可敬、可叹。或许，这正是多年来我喜爱他的原因。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家庭相册



“小制作达人”

□朱旭 文/图

一个周末，儿子的老师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就是用废旧物品做一个小制作。

儿子积极性很高，一回到家就忙活开了。他翻箱倒柜，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材料。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摞用过的扑克牌，心里便想，为何不用它做一个东西呢？儿子冥思苦想，最后决定做一顶礼帽。

儿子找来剪刀、铅笔和透明胶带，就动手做起来。儿子用胶带并排着粘了十张扑克，对接起

来做成筒状当帽身。儿子又用胶带并排着粘了三张扑克，用同样的方法再粘三张，把这两排粘好的扑克对接起来粘合，盖在帽身的上面，用铅笔沿着帽身划了一圈，用剪刀剪成圆形做帽顶。最难做的是帽檐，儿子费了好大功夫，试探着用二十张扑克拼接起来做成了。最后，儿子把帽顶、帽身和帽檐用胶带粘合起来，一顶扑克礼帽就做成了。

儿子把这顶礼帽戴在头上，还真合适，我看到后连夸漂亮。

儿子把它拿到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说做得很精致。儿子的不少同学也很青睐这顶扑克礼帽，争相戴它，说儿子是“小制作达人”。

■青春岁月



烛光永不老

□胡兆喜 文/图

30年前，父亲披着破旧的棉被，拎上叮当作响的锅碗瓢勺，豪情万丈地走进校园，踏上教书育人的人生舞台；30年后的今天，父亲又卷起简陋的行李，依依不舍地走下讲台，告别了校园。留下了30年的辛勤汗水和一腔热血，父亲，带回村庄的是一头如雪的白发，以及对杏坛难分难舍的一世情结。

18岁那年，父亲考入一所师范学校，然而第二年，父亲患上在当时很难治疗的一种疾病。本就贫困的家庭为了支撑父亲的学用已是一贫如洗，再也无力筹钱为父亲及时治病。饱受着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的父亲，只得中途辍学回家。病情好转后，体弱的父亲挑着工具箱，四乡八村为乡人修伞配锁，聊以谋生。碰巧外乡一村小走了老师，人们了解父亲的情况后就把他留在那儿顶了缺。从此，父亲便和三尺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乡教了五年书，父亲婉拒人家一再请到，回到家乡，央求村长在村里办所小学校。父亲的请求得到村人拥护，于是父亲就把家里的三间茅草屋当作教室，寒来暑往地教出近十茬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办的学校也停了，父亲也为此被押上了“批斗台”……恢复高考后，父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两年之后，父亲走进了镇上的学校，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教师。

踌躇满志的父亲心怀万丈豪情走上新的岗位，留下母亲带着我们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在乡下艰辛劳作。常常被生活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母亲难免就对偶尔回家的父亲发怨气：你不回庄稼也不顾孩子，这个家你不要了吗？父亲总是一脸愧疚地呵呵笑着说：“我的时间被耽搁太多了，我要把它追回来啊。再说，我的底子薄，一边教书还得一边学习，否则误人子弟，人家会骂咱的呀。”母亲也是知事理的人，从未因农活的繁重而拖了父亲工作的腿。

正当父亲一往情深地站在讲台上挥洒汗水、播种知识雨露时，一纸无情的退休令硬把他拉了下来。父亲急红了眼，找校领导，跑教委，说“再让咱教几年书吧”。但最终父亲还是卷了铺盖，带着无尽的眷恋和深深的憾缺回到乡下老家。

母亲告诉我说，退休回家的父亲整日急得唉声叹气，坐卧不宁。我打电话让父亲来我这里散散心。一进门，父亲就搓着双手讷讷地说：“咱急呢，闷得慌哩。”唉，捏惯粉笔的手呀，握啥也不灵便了，听惯书声的耳朵听啥也不舒坦呢……望着满屋子里转悠的父亲，我安慰说：“您已经奋斗大半辈子了，桃李也算满天下，该歇歇了。再说，我和姐姐这两支‘蜡烛’不正在灼灼燃烧吗。将来啊，您的孙子学业有成，他也会走上三尺讲台，传承咱们父子两代的事业呢。”在父亲欣慰的笑容和默默赞许的目光中，我仿佛看到眼前一支、两支、三支……红红的蜡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